

六十年代與 安東尼奧尼

黃愛玲

年前邁克給我看過幾張安東尼奧尼的近照，照片上的他已年過八十，滿頭華髮，行動顯得不大靈活，年輕的妻子從旁輕輕地攙扶着，剪裁合適的藏青色西裝下面是一件淺桃紅碎花的襯衫，溫文爾雅，令人想起離叛逆道而又極有修養品味的六十年代。是的，一提起六十年代，人人都會想起安東尼奧尼。那個年代，連披頭四也是穿西裝結領帶的。他們的音樂卻叫年青人把五臟六腑都掏了出來。



情隔萬重山

1960年，當安東尼奧尼的《迷情》（1960）像炸彈一樣掉落在康城時，他已是一名年近五十、拍過五部長片的成熟導演。他絕對說不上早慧；《迷情》是他十年探索累積的成果。事實上，《迷情》寫愛情的不可能、對傳統驚悚類型的偏離，以外在景物參照人物內在的狀態經營，都早在他的處女作《某種愛的紀錄》（1950）裏有跡可尋。在《某種愛的紀錄》裏，私家偵探去到女主角中學時居住的城市重塑她的過去，陽光下的街道處處透着寂寞荒涼，讓人聯想起到茂瑤的《吸血殭屍》裏陰森森空蕩蕩的石板路。太陽照在不同的地方上，從西西里島上的廢墟、冰冷冷的米蘭、世故的羅馬到工業城賴維拿，每一個城市都搬演着相同的故事——愛情來時乍驚還喜，愛情去時無聲無息。

曾經看過《迷情》的，誰能忘記蒙妮卡維蒂與男主角在火車軌旁的草地上做愛時的特寫面孔？那頭柔軟蓬鬆的金髮，那雙迷惘而又充滿幻想的眼睛，那份不經意的性感——愛情不再飄忽，倒處處散發着肉身的芬芳，讓人不飲而醉。正正因為愛情如此醉人，它的失落更令人無所適從。當她

發現愛人背叛了自己，她驚愕失措，逃出了酒店，在寥廓的廣場上失聲痛哭，像一個小孩。那是一張吹彈得破的臉，安東尼奧尼的特寫鏡頭雖然冷峻，卻始終是溫柔的，彷彿稍一放肆，就會將這面孔戳破，變作了一灘清水。蒙妮卡維蒂那份惹人憐惜的柔弱，將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極為貼切地表現出來。她無助，因此當她定過神來抖擻精神重新面對現實時，生命更見悲涼。

在《情隔萬重山》（1962）裏，阿倫狄龍在送蒙妮卡維蒂回家的途中說：「過了斑馬線，我就會吻你。」在路中央，他說：「我們已走了一半。」微風溫柔地拂動着樹木。然後，在馬路的那一邊，男的送上輕輕一吻。蒙妮卡維蒂意亂情迷，當她怔怔回頭望時，阿倫狄龍已不見影蹤。寫愛情的患得患失，大概莫過於此。可是，局中人還未來得及細細嘴嚼愛情的甜美，它已溜之大吉。微風仍溫柔地拂動着樹木，大自然彷彿無動於中。

然而，對男女關係最悲觀的描寫大概還是《夜》（1961）。《迷情》和《情隔萬重山》裏的蒙妮卡維蒂在情到濃時仍保持着幾分清醒，對婚姻不存幻想。「也許，我愛得不夠。」她說。《夜》裏的珍摩露和馬斯杜安尼是一對年青夫婦。不知打從甚麼時候開始，家不再是一個留人的地方。他們往熱鬧的人群中鑽，卻發覺每一張笑臉後面都是一顆寂寞的心，寂寞得像迷路的狗。在這一夜裏，他們發現愛情早已枯竭，兩個人之間只剩下一片荒蕪。

安東尼奧尼對生命徹底絕望嗎？那倒又不一定，正如《赤色沙漠》（1964）中的人物，她／他或崩潰，或逃避，可能是因為他們還沒有適應一種新的生態。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下，工業區的煙囪管道，也可以如大自然一般自有其美態，讓人想起十多年後始建成的龐比度中心。況且，快樂絕非必然。在片末，蒙妮卡維蒂帶着兒子走過滿目瘡痍的工廠區，煙囪噴出黃色濃煙。小孩子問：飛過這兒的小鳥都會死嗎？母親答，牠們會學曉不經過這裏。

原載《戲緣》，1996年6月

刊於《定義現代 安東尼奧尼》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09）